

孟昭燕戏曲剧作选

孟昭燕

西北大学出版社

孟昭燕戏曲剧作选

孟昭燕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印张:5.5625 字数:40千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0096-5/I·14 定价: 1.50元。

前言

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戏剧文学课教师。为了讲课，多年来我除了看戏、向内行请教外，还不断地进行习作。到“文革”前夕，我写的话剧、歌剧，现代和古典的戏曲剧本，近30个。“文革”开始，身跨高校文科和戏剧界这两个重灾区的我，当然是在劫难逃的。红卫兵勒令我交出创作和讲稿接受审查。我就选了几个剧稿连同讲稿交了去。交后我心里很踏实。我想即使他们拿着显微镜，也从中找不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想不到在第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就狠狠地挨了一顿，按当时的“王法”足以致死的魔棍。例如《周仁“献嫂”》中的正面人物杜鸾，只因为身份是兵部侍郎，就说我是在美化当时被诬为反党分子的原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再由于此剧的女主人公李兰英在得到举家死难的消息时，有一句“冤仇不报枉为人”的唱词，就说我在号召地、富、反、坏、右向党报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听了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为了不招致更多的灾难，我就把其余在手头的剧稿都付之一炬了。当时的心情，真像做母亲的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尽管是些并未成器的孩子。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70年代落实政策，发还我被抄家的物品书籍时，里面竟夹带了我交去的《鸳鸯剑》、《周仁“献嫂”》两个剧本，及《万福莲》的几张残篇。凭着这几张残稿的帮助，在70年代中期我又把这个戏重写了出来。当时方历万劫，百感交集，所复旧貌中，有无新颜，自己也想不清楚了。80年代初，我在备课重读元杂剧《陈州果米》

时，有所触发，又改编成了《陈州放粮》一戏。可见这本选集，与其说是作者自己选的，不如说是政治潮流给冲刷出来的。从这个集子中虽看不出我习作的全貌，却也显出了几个轨迹点。因为其中的第一个戏《鸳鸯剑》写于50年代中；第二个戏《周仁“献嫂”》写于60年代初；第三个戏《万福莲》重写于70年代中；第四个戏《陈州放粮》写于80年代初。从时间跨度看，它们恰好概括了我从事戏剧研究和习作的全程。这当然只是巧合。

我写戏是为了印证戏剧理论以促进教学，并没有想出版和上演。由于我常向戏剧界的内行编剧、导演、演员等请教，他们中不少人鼓励我把它印出来。我想即使这些劫后余烬难以发挥多少光和热了，但起码能使我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朋友们的指教，就照办了。

我从50年代开始习作起，就曾想在戏剧改革上有所致力，并和学员们互勉。不过，我的改革只偏重在思想内容方面，而有意识地保留一些传统的戏曲艺术形式。当时我认为，这样对于观众才是喜闻乐见的。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革，今天会被视为改良行径吧？这也是我要就教于读者的。

对于我这几个习作，原陕西省剧目室的领导和同志们，陕西省京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史美强、王筠蘅同志，陕西戏曲研究院编剧王烈同志，原《陕西戏剧》编辑部的同志们，陕西渭南地区创作研究室的同志，原“三意社”已故编剧袁允中先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董丁诚同志和戏剧班的学员们及中国京剧院的高文澜同志，都曾给以热情的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孟昭燕于西安西北大学新村 1988.9月

人物表（以出场先后为序）

秋翁……袁生，简称翁。

秋菊……花旦，简称菊。

柳湘莲……武小生，简称柳。

兴儿……小厮。

薛蟠……丑角，简称薛。

贾璉……方巾丑，简称璉。

贾宝玉……小生，简称玉。

尤三姐……花衫，简称三姐。

尤老娘……老旦，简称娘。

尤二姐……闺门旦，简称二姐。

平儿……花旦。

王熙凤……泼辣旦，简称凤。

其他杂角数人。

场 次

- 第一场……………春游
第二场……………初遇
第三场……………激赏
第四场……………钟情
第五场……………感愤
第六场……………入梦
第七场……………惩邪
第八场……………约婚
第九场……………悔婚
第十场……………激殒
第十一场……………伤逝
第十二场……………葬菊
第十三场……………初励
第十四场……………救菊
第十五场……………再励
第十六场……………首途

第一场 春 游

[布景：山村酒家。]

[翁、菊上]

翁 (唱)
父女们卖酒在山村。

菊 (唱)
山村美景爱煞人。
看桃花呀，
桃花红似锦。

翁 (唱)
芳草芊芊绿如茵。
将酒招挂之在柳树上。

菊 (唱)
柳上黄鹂弄好音。
杏花儿飘谢落清泉。

翁 (唱)
清泉酿酒供游人。

翁、菊 (合唱)
啊……供游人。

[翁收拾桌椅，菊远望介。]

菊 爹呀，来了，来了！

翁 什么人来了？

菊 喝酒人来了呗。

翁 这几日陌上游春之人甚多，怎知即是饮酒的？

菊
翁

是冷二郎柳湘莲来了，他能不喝几盅。
待我看来。啊，果然是冷二郎来了，留他痛饮几
杯才是。

菊
柳

您拿酒菜去，我等着他。

（内白）

走哇！

（上唱）

傍水穿花过山村，
酒旗飘飘挂柳林。
客里逢春当痛饮。

（夹白）

呀！

（接唱）

又是囊中无一文。

（白）

酒香扑鼻，怎奈腰间无钱，不饮也罢。

菊
柳
菊
柳
菊
柳

柳先生来了，坐下吧。

今日不饮了。

今天为什么不喝呢？

这个……

准又是没钱了。

（笑）

倒被你猜着了。改日再饮。

翁

（持盘上）

二郎来了，快快坐下。

菊

柳先生没带钱，不肯喝。

翁 哪里话来。旁人是凭钱饮酒，你却是凭人饮酒。
快快坐下！

菊 柳先生，您就别推辞了。

柳 如此多谢了。

（唱）

村老乡姑情意真，

美酒佳肴待狂生。

可笑世人多愚蠢，

乞恩枉扣富儿门。

（坐下饮酒介）

薛 （内白）

走哇！

〔兴儿引薛、琏、玉上

薛 （唱）

这几天厌烦了斗鸡走马。

琏 （唱）

出城来怎不见美色如花。

玉 （唱）

赏春光方算得风流俊雅。

薛 （唱）

泉水旁柳树下有一酒家。

（白）

我说贾琏、宝玉呀，没想到这山根下还有一家卖酒的。

玉 此处景色甚好，未知酒菜可堪我辈下箸否？

菊 柳先生，我再给您添样菜去。

(下)

玳 别管他酒好不好，菜香不香。你们看那酒家的姐
儿怪俊俏的，就喝两盅吧。

翁 各位是饮酒的？

薛 对，歇歇腿儿，逗逗趣儿。

(几人入座)

翁 客官要什么酒菜？

薛 拣好的来吧。花钱的爷们到了。

翁 是。

(下)

玳 兴儿，此处用你不着，山上游逛去吧。

兴儿 是了。

(下)

[菊、翁持盘上。]

菊 柳先生，菜来了。

翁 客官酒菜上齐。

菊 柳先生，你尝尝我做的菜怎么样？

柳 好，好。这菜味道甚好。

薛 我可吃着不是味儿。

菊 爹呀。您听人家柳先生说话多随和，怎么都叫他
冷二郎呢？

翁 为父的也不甚解。

菊 我问问他去。

翁 丫头，不要鲁莽。

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柳先生，我问句话，您可
别恼哇。

柳 不恼就是。

菊 您这么个随和人，怎么人家都叫您冷二郎呢？

柳 （笑）
哈哈……

菊 （向父）
我说不要紧不是。

薛 你瞧贾琏，那姐儿跟那小伙子热火上了。

柳 （倏地拔出宝剑）
好……

菊 （惊投翁怀）
爹呀，冷二郎要杀我！

琏 这小伙子八成喝醉了。

翁 不妨，岂不闻人道：“冷二郎的鸯鸳剑，锄恶霸，不伤良善。”

菊 是啊。那我问问他去。柳先生，您拔剑干什么？

柳 按剑作歌，与你讲解。

菊 那可太好了。我早就想听您唱曲子了。

（翁、菊移开桌椅）

薛 原来是闹着玩的。

柳 按剑起舞
（唱）
风萧萧，野茫茫，
有人家处即我乡。
我乡黍米胜珠玉，
蓬门草屋赛雕梁。
短歌一曲动山岳，

哪管时人笑疏狂。

一个飘零身世，

十分冷淡心肠。

玉 此人之歌，真乃响遏行云。

薛 不错，不错。

柳 秋菊，你可明白了？

菊 还有的地方不明白呢。

翁 老汉也有不解之处。说你“一个飘零身世”，倒是千真万确，怎能说你“十分冷淡心肠”呢？

柳 某所冷淡者乃功名利禄也。

翁、菊 啊，这可就明白了。

菊 再接着喝吧。

（翁菊摆酒介）

薛 他们都明白了，我可还糊涂着呢。

玉 你有何不解之处？

薛 他唱道，他们那儿出的大米、小米，比咱们的珍珠玉石还好；他住的那茅草棚子比咱们的雕梁画栋还强。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琏 这叫天下人都爱吃鸭梨，他偏爱吃辣萝卜。

薛 来，贾琏。

琏 什么事？

薛 你看。

（指柳）

菊 柳先生，我再给您烫壶热酒去。

（下）

琏 怎么，你也看上那妞儿了？

薛 谁像你整天光寻摸大姑娘，我可想弄个漂亮小伙子玩玩了。你看这小伙，长得粉团似的，嗓门又这么响亮。

璚 先打听一下是怎样的人。

薛 酒家过来！

翁 客官添什么酒菜？

璚 不是添酒菜，是跟你打听一下，刚才唱曲子的是什么人。

翁 人称冷二郎，最是个行侠仗义之人。

玉 啊，原来是那柳湘莲！

薛 你认得他？

玉 他乃秦钟好友。

璚 （向薛）

有门道。我给你戳掇宝玉。宝玉，后日乃老太太八十大寿，京里的名伶、连王孙公子都来串戏。你听柳湘莲的嗓门多好。他既是秦钟好友，你正好去攀个交情，请他后天到府串戏。

薛 去，去。也算老太太没白疼你。

玉 串不串戏原是小事，如此潇洒人物，不可失之交臂了。

（走向柳）

请问足下可是柳仁兄否？

柳 素不相识，敢劳称呼。

玉 小弟贾宝玉与秦钟乃系至交。他在时常道柳兄侠义过人，愿为引见。不想他就辞世了。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未知柳兄肯结交小弟否？

柳 （旁白）
听此人之言，倒不像个俗物，我不可绝人太甚。

 （对玉）
兄不弃愚陋，相交甚好。

琏 行了，行了。宝玉，你们交朋友了，给引见、引见。

玉 柳兄，这是堂兄贾琏，这是表兄薛蟠。

柳 幸会了。

薛 我再找补两句。我就是当铺薛家的。京里“仁”字号当铺，全是我家开的，与他们荣国府是中表至亲，还住在一块。

柳 知道了。

琏 宝玉，请柳兄弟后天家里坐。

玉 柳兄，后日乃家祖母八十大庆。意欲请兄到舍下赐高歌一曲，以饱老人家耳福，未知肯见允否？

柳 小弟之歌，素不入华堂绮筵，还请海涵。

薛 （向琏）
要吹，怎么办？

琏 柳兄弟，宝玉请你舍下串戏，内中还有别情。

柳 请道其详。

琏 京中有一名伶蒋琪官，他四处扬言，他的唱曲和你同出一宗，但高出万倍。

柳 果如是，还当领教一二。

薛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就别站着说话了，坐下一块儿喝吧，我的东道。

柳 我酒已够了。老丈，酒资多少？

翁 方才说过，你是凭人饮酒，还问什么酒资。
 柳 老丈，你父女小本经营，晚生不能厚扰。今日腰间无钱，将我鸳鸯剑权作质押，十日后定来领取。
 翁 二郎，你一定要付钱，哪日有哪日送来。还要什么质押，老汉还信不过你么？
 柳 老丈有所不知。晚生疏懒成性，酒债随欠随忘。此剑乃我不可少之物，若在老丈这里，定然记得来取。
 薛 这几个钱我给了。柳兄弟你认识了哥哥，往后就不愁酒喝了。
 柳 哼，不劳破费。
 （递剑。翁接介）
 天色不早，告辞了。正是：
 （念）
 鹊噪夕阳催客返，
 云合暮霭失山村。
 （下）
 菊 [提酒上。
 柳先生，酒又来了。
 翁 冷二郎已去了。
 菊 啊。
 （失望地将酒壶放下）
 [兴儿暗上。
 薛 算帐。
 翁 共三百文。
 薛 （掏出一元宝）

拿去。

翁

兑换不开。

薛

找不开，谁让你找了？

玳

多余的给这姐儿买朵花戴。

翁

使不得。

薛

走吧，走吧。

[兴儿引薛、玳、玉下。

翁

使不得。他们倒去远了。天色不早，收拾了吧。

正是

(念)

浪子买醉掷千金。

菊

(念)

豪杰饮酒无一文。

翁

(念)

世事茫茫休穷问。

菊

(念)

卸却青帘掩柴门。

[翁、菊同下

(二道幕闭)

第二场 初 遇

三姐

〔三姐二道幕前出场。〕

（念）

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白）

今天随同母亲、姐姐来给贾母拜寿，没想到听了一出好戏。如今戏散了，我一个人在这花园里头蹓跶，倒也逍遥自在。省得听那些姑娘、奶奶们滴滴咕咕的，不是比环珮，就是论衣裳，烦死人了。说到这儿，真让我想从前在村子里住的光景，那时候有多自在呀！

（唱）

想起了旧日的乡邻女伴，
这时候停机织正喂春蚕。
青草坡挑野菜流连忘返，
绿杨下笑盈盈竞打鞦韆。

（夹白）

往日情怀，如今不在了。

（接唱）

到如今困侯门情怀闷倦，
又只见双蝴蝶飞过墙垣。

（白）

我正羡那双蝴蝶飞过高墙，又听得后面脚步声